

尊重傳統保護族群文化

一流讀書人

文／梁凱雯整理 攝影／陳奕維

編者按：英文系於去年12月，邀請知名學者Prof. Robert Warrior, American Ind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Illinois及Prof. Joni Adamson,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，針對環境、生態論述等問題進行對談，本報特別摘要其精華，與讀者分享。

Prof. Robert Warrior vs. Prof. Joni Adamson

樂觀看待環境生態 社會論壇協助落實平等權

Prof. Robert Warrior：我認為把環境、生態的評論，以及原住民的研究連結起來，是未來非常重要且需要持續發展的部分。我看了你的期刊論文及所發表的「環境正義及全球性的本土文學」言論後，我發覺你非常的樂觀，請問你在學術知識進一步的論述上，怎麼樣於樂觀與悲觀之間，看待環境的關係。

Prof. Joni Adamson：審視過去世界性的社會論壇歷史，就會看到有些不利於生態的組織，像是G8、G20，他們對某些偏遠地區人民是沒有助益的，而那些地區的人民也無法擁有對等發言的地位，以捍衛他們的權益。回溯近30年世界性社會論壇的發展狀況，在1930年到1960年間，環境、社會、原住民的定義雛型逐漸成型，特別是在美國；60年代早期，這些組織開始所謂的環境正義運動（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），追求環境平等權的落實，企望每個人都能在平等的限度上，享受環境的資源與空間；到了1960到1980年代，這些運動轉變成為在地領導。此外，現在的世界社會論壇在不同地區也具有不同的意義，例如：美國社會論壇；而美國與墨西哥的邊界社會論壇則是地區性更廣泛的論壇。世界社會論壇不是集中化的組織，而是分散性從事協助工作，就物質方面來說，除了協助穩定當地的食物來源，另一方面也幫助爭取公民的權益。此外，有一個社會論壇甚至在非洲設立了木材儲藏室，減少非洲原住民女性去遠方採集木材的危險性，降低女性被傷害的風險。

平衡新舊知識 尊重傳統保護族群文化

Prof. Robert Warrior：舊有的環境知識會催生新概念，我們該如何在新舊知識之間

，尊重傳統和生態？

Prof. Joni Adamson：伴隨生態環境不斷地變化、生態知識也同時不斷推陳出新。早期的生態批評與原住民研究都與文學相關，像慶典和泛靈論等傳統生態學知識，非常容易被摒棄。此外，包括人類及非人類的所有物種，每個系統都是息息相關的。舉稻米之例來說，稻米的重要性不只是用來當作人類的食物，經過時間的醞釀後，對原住民族群來說，稻米同時也變成一種文化的象徵。我對新的生態學知識的看法是，在獲得新知識的同時，亦應保護生態及傳統文化，我認為應該在新舊生態知識之間找到一個平衡，並試著保護當地的族群文化。

團結原民與環評者 捍衛環境資源與生態空間

Prof. Robert Warrior：合作與團結對原住民族群和環境評論者來說，是非常重要的要素，請問你如何看待他們之間的關係？

Prof. Joni Adamson：原住民族群與環境評論者合作與團結，可以促進環境資源與生態空間的平衡。例如：阿帕契族是美洲一個原住民部落，分散在美國與墨西哥的邊界，阿帕契族的女人很難捍衛她們在美國和墨西哥邊界間的權利，所以她們結合了聯合國及一些致力於應對天氣變化的團體，並尋求律師等社會人士的協助，以保衛阿帕契族的女人不會受到侵犯與剝削。

了解暴力 避免生態與文化外侵

Prof. Robert Warrior：不管在美國或是原住民研究上，「暴力」是現今越趨重要的議題，也是必須多加注意的觀念，因為它能让人們真正了解原住民的歷史。在頻繁出現的暴力議題上，我們經常研究人類之間或是人對動物的暴力行為，請問你對這個議題的看法？

Prof. Joni Adamson：「暴力」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，在我的著作《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, Environmental Justice, and Ecocriticism》，最後兩個章節中，深入研究了Leslie Marmon Silko的死亡年鑑（Almanac of the Dead），並舉出四個女性代表，她們有些是律師，有些則從事管制槍枝買賣交易，不管從事什麼行業，她們在環境文學評論中挺身而出，在這些文字辯論中，她們不只代表自己，同時也為了爭取生存的權

利、為了保護原住民與自然生態而努力。最後我將死亡年鑑中關於暴力與死亡的敘述，跟美國高中所發生的大屠殺事件做一個連結，並且對美國在地口語傳統與文化提供社區的典範，讓大家知道如何更公正地面對暴力與死亡，並為人類在自然中的作為，提出一些看法，可惜的是，許多人在閱讀的過程中，都忽略了最後關於暴力跟死亡

的章節。其實暴力與死亡對人類議題非常重要，但大家往往容易忽略，不管是電影《阿凡達》或是其他關於原住民議題的電影或文字片段，裡面的原住民種族都已經準備好要捍衛他們的生態及文化，以避免遭受外來的侵擾，因為他們知道暴力與原住民的歷史息息相關。我在書中提到一個女性領導者Angelita曾說：「暴力不是前進的唯一方法。」一位南美洲部落的領導者看完《阿凡達》也堅定地說：「我不相信暴力是解決的辦法。」所以不應該是發展暴力，而是為未來可能發生的狀況去做準備，了解暴力的存在，與如何解決之道。

